

不移走縮班恐懼 教師無法減壓

對自殺者家屬，我們當然深表惋惜，但在公眾傳媒，我們的同情，會令更多自以為背景相似的人，誤以為自殺是一個可以接受，別人都理解的方法。將自殺簡單歸因於壓力，往往既不符合事實，也令很多需要精神科醫生處理的深層問題，得不到幫助及解決。

過往教改無壓力

雖然自殺與教師壓力是否有關，各人看法不同，但教師的感受仍須處理。

教育改革不是香港或近年獨有的新生事物，過往教師認同教改與否，學校是否成為「先進單位」，只會影響收生的質素，學校永無倒閉壓力。

不過自從人口下降，尤其對小學來說，如何包裝及推銷自己，不單影響在生存邊緣的學校，其他學校生態也在大變。

這些改變部分是正面的，例如一些老師從開課首星期，就經常致電家長，報告及討論學生在校的學習情況，同一屋邨沒有收生問題的學校也不敢怠慢，緊緊追隨。

故此縮班不單影響收生不足的學校。家長、校董會等不斷與鄰校攀比，本應只作身體檢查，在小三、小六所舉行的全港學生中英數考試(系統性評估)，也異化成為高風險的生死競賽。全校對任何可能改善學校形象的活動，都不計成效，全力以赴。其中那些無助於教學的宣傳等活動，更令教師厭煩。

簡單而言，尤其是對小學，要讓各人能理性地按學校情況去改革，而公眾又願意的話，唯一最直接的方法，就是移走縮班的壓力，保證教師就業，製造更多教席空缺。

教師減課節 更直接減壓

公眾及各團體所提出小班、減教師課節、帶薪進修，理論上都能達至製造教席，減少縮班。不過進行小班，在每班減數名學生，對減輕教師工作量及工作壓力，以致改善學習，果效不大，沒有即時回應現時教師的訴求。當然若有超額教師，調任能力較佳者，去支援來自社經環境較差及欠缺家庭支持的學生，進行課內、課後輔助，進行家訪，分擔該校教師工作壓力及課節，甚至進行小班，仍是可取。

縮班騰空時間 又會用於惡性競爭

當日常工作繁瑣，減少教師的課節去減壓是最直接的，這會大大提高教師的備課質素。將每班人數由 30 人減至 25 人，不及將教師每周 30 節，減至 25 節來得有效。但是，頗多家長對減課節反應較冷淡，認為這與他們子女學習無關，再者政府亦應心裏有數，就算現在以減課節來回應教師訴求，過一段時期，父母及教師仍會上街爭取小班的。

我們不知政府可投放多少資源於減教師課節，就算增多 10% 經常薪金開支，每名老師每周騰空的二三課節，又會用於各項減低縮班危機的工作，所以重回到老問題。政府需答應安頓超額教師，令學校沒有生存危機，才能減低學校的惡性競爭。最少這是一個短期過渡性的安排及目標。

除了處理超額教師、保障就業去減低學校間的惡性競爭外(包括報章每天的宣傳廣告)，應考慮再減少外評的頻率(即減少由一隊外間人士對學校全面評核的次數)，及數年才做一次系統性基本能力評估(即將每年檢視小三、小六、中三級中英數能力的考試，改為數年一次)，並重新審視校本評核(即將學生校內表現計算入會考成績內)的必要性，實施方法及日期。

績效主義(重視可量度的業績)是世界潮流，近年美國政府在獲公眾支持、但頗多教育團體及教師反對下，強迫所有學生參加大規模公開試。不及格的學生不獲取畢業證書，這些學校也因而要自我檢討甚至關閉。

保證教席是關鍵

壓力可以是進步的動力，在香港我們也看見頗多正面的教育果效。但在縮班的影響下，學校及教師花費極多精力籌辦「人無我有」、「人有我不能無」的各類活動，其中頗多計劃並不獲教師認同。所以就算取消或減慢教改項目，騰空的時間，仍會是用來做教師認為無聊的工作。

看來只有移走教師因縮班等被解僱的恐懼，學校不再擔心因收生不足而消失，現時的學校生態以及教師的壓力，才会有較大的調整，這現實大家毋須亦無法迴避及隱瞞。